

記日本人遊杭蘇詩

——致阮毅成先生書——

壹

日昨承 贈三句不離本杭大著，至感。聞貴國有俗諺云：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弟記憶少時，嘗讀陳碧城詠杭州之名勝古蹟之詩，心嚮往焉。有日僧絕海者，曾於明初，留華頗久，謁見太祖，應制爲詩，尙有「錢塘懷古」二首，次韻全室和尚詩者。比較明初諸名家，毫無遜色。絕海之集，名「蕉堅稿」，但中國人不存此書。絕海留華時之詩雖佳，唯返日之後，却不見出色，此蓋風土環境，使之然也。

貳

漢詩輪日後，能作華風之詩者，以絕海爲始，他人皆不能望塵。弟未携蕉堅稿來，錢塘懷古二首，不能鈔呈。請候至夏間，弟歸省時，屆時自當鈔呈。陳碧城詠杭州之詩，多見之於「秣陵集」。該集遺忘頗久，近始憶及。歲月不饒人，不勝嘔吁。日昨弟訪黃得時先生，獲閱「五山文學叢書」，鈔出「錢塘懷古」詩，錄之於左：

天目山前炎運徂，東南王氣委平蕪。

鼓鼙聲響三州地，歌舞香消十里湖。

古殿重尋芳草合，諸陵何在斷雲孤。

木下彪

百年江左風流盡，小海空環舊版圖。
興亡一夢歲云徂，葵麥春風久就蕪。
父老何心悲往事，英雄有恨滿平湖。
朱崖未洗三軍血，瀛國空歸六尺孤。
天地百年同戲劇，燕人又獻督亢圖。

詩稍覺膚廓，然是明時之通弊耳。日人竹添光鴻，號井井，明治八年，從森公使，航清國，駐北京。明年，自北京首途，由直隸、河南、陝西、至四川，又沿長江而下，達上海。乃著棧雲峽雨日記，及棧雲峽雨詩草，各一卷。彼邦人士，讀之莫不咨嗟感歎。或云范致能吳船錄，陸務觀入蜀記之後，獨開生面者，恐非溢美之言。

棧雲峽雨詩草，附有杭蘇遊草一卷，今錄「遊西湖二首」，及「岳王墳」一首。此外尚有孤山、伍胥廟等，不徒模寫山水而已也。遊西湖云：

畫舫浮春弄玉簫，衣香扇影水迢迢。
東風吹遍千株柳，青到蘇堤第六橋。
蘇小墓前春欲空，流鶯啼破一林紅。
細露山翠霏霏雨，遠送衣香習習風。
古寺爐煙柳外，美人笑語畫船中。
移篙又向三潭去，彷彿瀛洲有路通。

岳王墳云：

偏安宋室厭中興，自壞長城修歲脩。
香火千年岳王墓，青山何處弔諸陵。

棧雲峽雨日記中，謂「入湯陰縣，爲岳武穆故里，後人置祠崇祀。余嘗論使高宗無殺武穆之心，則雖有百槍，無得逞其毒。故殺武穆者，非槍也，高宗也。」別有「鄂王廟」詩，傑作也：

痛飲黃龍志欲成，金牌何事任班兵。
中原草木皆腥氣，十道風雲盡哭聲。
誰道賊臣能構獄，不知高廟竟無情。
兩宮長作望鄉鬼，月若霜寒五國城。

雖非詠杭州之鄂廟，當與右岳王墳詩，并觀也。

參

承示明代有日本使者遊杭州二詩：
一株楊柳一株花，原是唐朝賣酒家。
惟有吾鄉風土異，春深無處不桑麻。

昔年曾見此湖圖，不信人間有此湖。
今日打從湖上過，畫工猶欠費工夫。

前一首出處，不得而知，應俟後考證。後一首，弟昔嘗於「龍溪閑話集」見之。此書係曾任駐清公使之矢野文雄（號龍溪）所著。弟及長，涉獵漢籍，讀至「明詩綜」，知書中收有旅居雲南日僧數人之詩。茲因手邊未有明詩綜，難於摘出奉聞。其詩置之華人集中，不復可別。且方外之士，殆取二字以爲字號，故究屬日人，抑或華人，頗難辨別。當時之雲南，乃通往天竺之樞紐，諒有日僧留居其地者也。日人自島國始至大陸，必定驚駭其山河景象之雄奇，右詩亦其一例耳。

自漢學傳入日本以來，以漢詩名家者，世不乏其人，而佳作絕少，何也？良以日本之風土環境，不適於漢書故也。然日人到大陸居久，則其所作，亦漸脫和習（日人所作漢詩漢文，多帶有人習氣，華人對之多覺未諧），變成華風。然而一旦歸國，即又故態復萌，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。風土影響之鉅，洵足令人驚詫。反觀華人，亦屬同理。華人在日本所作之詩，甚之佳作。例如黃遵憲來日本，所著「日本雜事詩」，視其平生之作，不及遠矣。明眼人，當可一目瞭然也。日本固有適於日人之詩，所謂和歌及俳句是也。日人雖曾作漢詩，但未之聞中人作和歌或俳句者。江戶幕府時代，居留長崎之中人，曾感佩於

日人之俳句，將其華譯。又日俄戰後，留學日本之中國學生中，曾有潛研日本語文，於日本新聞之和歌，懸賞徵文入選者，此皆爲罕見之例也。

日人在中土作詩，而遺佳作者，首推唐時之晁卿（和名阿倍仲磨）。晁卿留唐最久，以秘書監，事玄宗。與李白、王維唱酬。其歸國前，所作五言長律，未染和習，洵爲工巧。次則明時之絕海，又次則清末之竹添井井，及副島蒼海是也。竹添遊杭之詩，昨已奉告。茲錄副島之所作「臨安懷古」二律，此與絕海之詩，頗堪媲美。

鳳凰山下小西湖，宋事悠悠足可吁。

海內兵戈丁壯盡，天涯雨露二親孤。

亂臣賊子有時有，志士仁人無代無。

主暗家亡何用惜，常哀正氣易崎嶇。

駐蹕營圖一日寧，山川可惜小朝廷。

延仇入室未知罪，爲虜復讎曾忍刑。

宗社忽諸歸滅絕，史編今尚記昏冥。

亡魂窮鬼何嗟及，難見在天忠義靈。

又有「岳武穆墓」七古一篇：

嗚呼岳公何早死，若不早死國之祉。中原可復敵可殲，王室豈至咏如燬。奸人誤國古來同，忠而得死不獨公。唯公之死尤慘怛，唯公之忠尤大忠。帝鑑孔彰靈在天，墓木南向非偶然。鼓勵天下忠義氣，後賢宜須則前賢。千載之下欽高義，自東海來表敬意。維時十月天如拭，湖山呈送清明色。

雖語意近於率直，惟感慨豪宕，氣象闊大，非常人可及。副島曾官拜外務卿，於日華外交上，功績尤大。明治六年，奉使清國時，著「適清概略」一卷，係排日紀事之文，附有許多名吟。明治九年（光緒二年），再度渡華時，已是告退，有「昔日欽差頭等臣，今年單旅歷遊身」之句。是遊自上海赴杭、蘇，「臨安」、「岳墓」，係是時作。然後赴京津，在天津時，見李鴻章，固為舊識，乃贈詩云：「先帝登遐文相沒，大邦獨倚李公賢」。文相言軍機大臣文祥，兩人互相推服。副島返國後，有「懷少荃」詩，曰：「淝水唯看百里流，誰知對岸我肥州。合肥相國須回首，聲息相聞渾自由」。李鴻章，合肥人。合肥之肥水，亦作淝水。副島，肥前人。肥前為日本西端之地，隔海與中土之江淮相對。詩意可知，亦可謂奇構矣。厥後李氏每逢日客，即必問副島大人安否？近況如何云云。時隔百年，俯仰今昔，不禁人國俱衰之感矣。

除紹海、蒼海、井井三人外，尚有許多日人遊杭蘇之詩及文，今就弟所知，略記其一二。但因客居效土，資料咸缺。僅就記憶所及，與隨身之書，略述二三奉聞，尚祈諒察。

漢學家岡鹿門，於明治十七年（光緒十年）五月，航上海，遊蘇杭；更北探京津，南達粵港，十閱月而還。乃以漢文紀行，著「觀光紀遊」十卷。其卷二、三，則為「蘇杭日記」，起六月二十一日，迄八月二十日，記述甚詳。其首云：「船溯吳淞江，探吳中諸勝，小留蘇州。出杭州

，度錢塘江，歷訪蘭亭、禹陵、天童諸舊跡。歸杭州，借寺小寓。」其到蘇州時，訪俞曲園，又歷觀留園、蓮園、怡園三名園。難怪乾隆帝遊幸江南，浩歎蘇杭富豪之侈，遠凌帝家也。抵杭州時，邂逅日本本願寺僧無適者。無適告曰：「居此三載，接邦人僅二人而已。聞嘗有內海吉堂者，工於畫鯉。鯉是俗人所喜，以故其畫大行，索千金而去。又有一華人告曰：數年前，日僧心泉者，遊此地。其詠西湖詩，頗為曲園先生所稱賞，收錄於東瀛詩選中云云。據詩選，心泉之遊西湖，訪曲園，在光緒八年壬午，其詩為：

一衣一鉢出禪關，行脚三年未肯還。
此地真堪留錫處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。
又過孤山，詣林和靖墓，詠曰：
一支健杖縱躋攀，遊遍山光水色閒。
我骨願埋林墓畔，先將指爪葬孤山。
詩雖平平，其人亦可想見也。尚有數首足觀者，如左：

船入城壕日已斜，泗洲古塔暮雲遮。
篙師窺得詩人意，故把扁舟傍酒家。
目極臨平何處是，茫茫煙月兩氤氳。
山如美女凌秋水，霧鬢雲鬟曉未分。
幾度吟哦起睡鷗，扁舟一葉下杭州。
詩人心與篙師合，不到臨平不繫舟。
鹿門泛舟，西湖弔蘇小小墓，觀岳廟，詣岳墓。更至餘姚，訪朱舜水兄啓明二十三世孫云。予竊謂觀光紀遊一文獻，甚屬珍貴。與竹添之棧雲峽日記，及詩草，併為雙璧。乃告於沈雲龍

先生，在先生主編之「中國近代史料叢刊」第六十二輯，收錄為影印本。

蘇杭日記有云：「自上海而蘇州，自蘇州東經杭州，而至寧波。河流四達，若浮輪船，通漕運。天賦形勝，一變為陸海也，必矣。」其後十年，於滬杭、杭蘇、滬蘇之閒，開航輪船者，實為日人白岩龍平。白岩於馬關條約，日本取得長江航行權時，創大東汽船會社於上海。明治二十九年，滬蘇線開航。翌年，滬杭線繼之。逾四年，蘇杭線又繼之，稱為「三角航路」。後更伸展航線，遠及湖南長沙。其間雖備受清國官民之阻礙，却能挺身而出，克服艱難。且與英、法、德、美諸國輪船公司，一爭長短，終能稱霸長江航界。白岩號子雲，生于歷世仕宦之家。早歲就家塾受詩，弱冠遊中土，從事實業，尚不廢詩。有「吳山眺望」七律一首，曰：

矚目登高蘇浙分，彩虹橫水夕陽曛。
一條鐵路直如矢，百里桑田平入雲。
自古湖山靈氣秀，于今兒女俠名芬。
錢塘八月潮聲急，午夜何人倚劍聞。
末二句，殊有詩人口吻。白岩之夫人，乃一歌人，搭乃夫公司之船，隨心所欲，周遊三角航路，更遠及長江上流，逍遙自在，乃將江南景物，詠為和歌，曾刊行「白楊」、「采風」等集（名亦華風）。一門風雅，當時豔之。夫人之父，西徽山，亦漢學家，曾為岡山閉谷豐校長，培養活躍中土之士頗多，名著於時。

明治二十九年，日本在杭州開商埠，設領事館。而首任駐杭領事者，乃小田切萬壽之助，時小田切年未三十，賦「西湖雜吟」，頗有老成之風。居一歲，轉至上海，尋任總領事。及拳匪事件，日俄戰爭續起，建功至偉。後轉于經濟界，並多貢獻，以中國通著聞。小田切號銀臺，生于漢學者之家。少好學能詩，晚年益肆力於詩，蔚然成一家。茲錄其西湖雜吟四首：

南渡衣冠不解愁，西湖彩鷁奉宸遊。
中原萬里向人擲，博得鶯花一二州。
如此君臣真可嗟，花樓月閣鬪豪奢。
酒醒憶到邊城否？十尺穹廡是帝家。
絳蠟燭天驕宴開，衣冠爭上相公臺。
可憐徹夜簫歌酒，已釀匡山怒浪來。
王師無力復中原，家祭何年慰壯魂？
唱到老臣悽絕句，江山半壁又黃昏。
子雲、銀臺二人，晚年皆參國分青崖詠社，作詩正酣時，予與之共為忘年交。

日本在明治三十四年，創設東亞同文書院於上海，以培養終生矢志於中國大陸工作之人材。當時擔任該院教授之日人，而能漢詩，且遺有佳篇者，西田鳴溪、田岡淮海、森滄浪等屬之。渠等因居滬上，當然遊于杭蘇。杭蘇之名勝古蹟，當然為其絕好之詠題，則詩不得不佳也。鳴溪之西湖雜詩云：

美人墳墓忠臣廟，點綴西湖秀色多。

更有蘇公堤畔柳，依依迎客映春波。
鄂王廟畔草芊芊，故國山河幾變遷。
偉烈純忠新賜額，乾隆天子御書懸。
田岡淮海之「杭州懷古」云：

錢塘遊遍又西冷，細雨淒寒酒易醒。
湖岸霧晴吳樹綠，海門潮落越山青。
北來鼙鼓朝廷小，南渡城關草木腥。
欲弔興亡何處是？有人斜日立煙汀。

因馬關條約，開蘇州、杭州、沙市、重慶為商埠，誘發日人旅行大陸之興趣。當時之旅行，概不出於北京、津南、蘇杭之範圍。予幼少時，家居廣島。明治三十九年，有以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為中心所組成之南清旅行團一行，擬遊蘇杭，予父亦參加焉。父曾購回南清土產，放置家中，令孩提之予等，稱奇不已。稍長，予涉獵家中藏書，偶見一唐本，名秣陵集，此則父購自彼地者。書間夾有字條一紙，係父與華人筆談訪書之事。弟前函言及秣陵集者，是此故也。

予還記憶，當時有一似來自中國，而留學於高師之學生，携友數人，來家作客。客去，父乃告予等曰：今日有清國學生來臨，往昔我國派遣留學生，赴唐留學，受中國文化浸潤者千年。但近年來，一反昔日，彼國人反而來日留學。此可謂日本對中國之一種報恩與還禮也。

明治時代之日本宰相，皆自幼即受嚴格之漢學陶冶，因此殆能吟詠二三佳詩。所憶者，大正末年之首

相若槻，為詩不敏。有一故老，曾諷詠云：「當今善作惡詩者，西有吳郎東若郎。」言吳佩孚與若槻禮次郎也。平心而論，日本上乘之宰相，自伊藤博文，迄原敬、了矣。爾後若槻、濱口以下，至東條之流，皆官僚或武弁，因出自帝國大學或陸軍大學等校，到底不能成大器。至於戰後首相，更不待言矣。如重光葵或荒木貞夫之流，曾被稱為首相格人物，而其所發表之詩，所揮毫之字，令人齒冷。雖然，此輩尙知平仄押韻之為何物。至於目前之田中，則絲毫解，徒為兒童語耳。詩雖小道，亦足以觀國家氣運之盛衰也。

章炳麟曾致函羅振玉，批評日人之學問及詩文，今因我手邊無章氏之集，未能援用原文。但記憶中者，有：「日人作詩，一如孩兒習字，不堪入目」之語。此諒為明治末年，或大正期中之逸話。再者，當時偶有日本之大學教授某，遊歷中土，班門弄斧，濫作秀詩，炫示於中國人者。間有一華人，因於應酬，設辭曰：「余不諳日本故事，故不解貴詩。」聞此實不禁汗顏，稱為國辱，亦非過言。日諺有云：「盲人怯蛇」，蓋指此等文盲之徒而言也。又日諺云：「盲者千人，知者千人。」此蓋世間能否識別事物者，各占其半之意也。今日之日本，漢詩傳統已絕，知者幾希。但願盲者而伴為知者，以遺國辱之輩，好自收斂矣。